

渡边淳一

渡边淳一著

JUNICHI WATANABE

[长篇经典全集]

萍水

文化藝術出版社

渡辺淳一

JUNICHI WATANABE

[长篇经典全集]

1313.4
52+12

2003

正漆 民子 / 译

萍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萍水/[日]渡边淳一著;正��,民子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ISBN 7-5039-1952-3

I.萍… II.①渡… ②正… ③民…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2030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0-1098

かりそめ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一刷发行

© Junichi Watanabe 1999, Printed in Japan

ISBN 4-10-324811-4 C0093

萍水

著 者 [日]渡边淳一

译 者 正 涂 民 子

责任编辑 沈悦苓

装帧设计 怀 一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187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1952-3/I·839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中文新版序

欣悉文化艺术出版社翻译出版我的小说《失乐园》、《遥远的落日》、随笔集《男人这东西》等作品，我非常高兴。

特别是《失乐园》仅在日本就出版印刷 260 万册，《遥远的落日》曾获日本文坛最大奖项的吉川英治文学奖，我的这些作品能够被中国读者接纳，并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惊喜。

作为日中文化交流的使者，我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飨广大的读者。

同时也祝愿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出版事业臻臻日上。

渡边淳一

2003.9.2

ヤロウイカ物語



目录

中文新版序……渡边淳一 1

| | |
|------|-----|
| 灼热…… | 1 |
| 情焰…… | 25 |
| 凉爽…… | 55 |
| 赏月…… | 107 |
| 凄厉…… | 135 |
| 凄冷…… | 163 |
| 积雪…… | 195 |
| 苦冬…… | 261 |
| 春愁…… | 285 |
| 水暖…… | 311 |
| 惜春…… | 345 |

渡
邊
淳
一

〔萍水〕

灼 热



“你来看看，我的眼睛怎么回事？”

久我刚刚下床，穿着长袍，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着。

久我把啤酒喝干，回头一看，只见正穿着和服的梓凝视着
镶在寝室墙壁上的镜子，招呼着他。他觉得奇怪，便走到梓的
身后，看着镜子里的她。

梓正在穿和服，将腰间部分提掖起来，用细带系着；衣领
尚未合上，领口松弛地敞开着。

刚才久我还尽情地抚摸她柔嫩的胸脯。他对梓的身体可
谓了如指掌，但只要她一穿上衬衣和和服，就仿佛一下子藏到
他无法触及的地方，于是久我又产生将手伸进衣领里的冲动。

梓看着他色迷迷的眼睛，带着责怪的口气说：“瞧我的眼



睛啊……”

久我又瞧着镜子里的梓，但除了额前头发有些凌乱，脸色略显疲倦外，没有别的什么异常。

“没什么啊……”

久我又想到刚才的做爱，以为是她几次高潮以后出现的倦怠：“还是那么迷人嘛。”

“别瞎说，好好给我瞧瞧。”

梓的声调显得很严厉，久我便转到前面，正面看着她。

“左边。”

梓稍微向左侧过脸，可是那一双外眼角凹陷的眼睛无论眼白还是略含茶色的黑眼珠看上去都很正常。

“我可是第一次这样从正面盯着女人的眼睛看。”

“是怎么回事？”

久我不是眼科医生，自然说不出所以然来。

“没什么啊。”

梓只好作罢，把衣领合上，开始系腰带。

穿和服的女人宽衣解带的姿态固然艳美，观看她们穿和



服的过程也赏心悦目。尤其像梓这样穿和服十分熟练的女人，看着她用几条细带从贴身衬衫一层层系到和服外装的姿势，简直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

梓在涩谷教授和服穿着法，穿和服自然得心应手。有时候久我看得入迷，她会嗔怪一句：“你瞧什么呀！”

这句话似乎是说男人不该看女人穿衣服的样子，其实也许是出于不愿意让男人看见自己变成另一种模样的心态。

久我离开镜子前面，走到床边，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啤酒，走进起居室。

他平静地听着空调的冷气吹动风铃的声音。一会儿，穿着整齐的梓也走进来。

“让你久等了。”

刚才还在床上狂乱发疯的梓，现在全身围裹一袭浅绿薄纱和服，下摆和袖口印染着淡紫色的桔梗花。

“第一次见你穿这件和服。”

“不，去年夏天穿过一次。”

梓说得斩钉截铁，但久我记不起来了。



“法国革命纪念日那一天，就穿着这身衣服去的‘列康’。”

“列康”是银座一家餐馆的名字。经她这么一说，久我也觉得有点印象，看来梓说的没错。

“咱们俩的事，你一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

“没的事儿。”

久我对两人一起去的地方大体还记得住，至于那天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很难记得那么细。

“夏天穿和服寿命短，很可悲吧。”

梓的意思似乎是说夏天穿薄纱和服的时间很短，只有七八个月。

“你再穿这身和服，咱们一起去看放焰火吧？”

“和我这个老太婆一起去，你乐意吗？”

梓经常说这种自虐性的话，其实她才45岁，大概由于身材纤小的缘故，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梓也明白这一点，故意说自己是一个老太婆，其实正是意识到自己还不老。

久我接过她的话茬，说：“你乐意和我这个老头子一起



去吗？”

久我今年52岁，看上去更接近老头。

“你不是不喜欢看焰火吗？”

“噢，可能我说过这话。”

“你说焰火令人忧思，所以不喜欢。”

夏天的夜空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的确美不胜收，但绚丽的焰火拖着细长的光的尾巴瞬间消失在黑暗之中，这短暂的辉煌反而令人思绪万千，有时心中郁郁不乐。

“也不是非常讨厌，不过……”

“那你喜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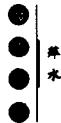
“不太喜欢，可是看焰火的时候老盯着看，总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

“这就是你。所以你是个好人。”梓苦笑着说，然后拿起桌子上的白兰地酒杯，“不喝了吧？我收拾起来了。”

梓把和服袖子稍稍挽起，把两只酒杯拿到厨房。

久我看着梓的后背，想起刚才强迫她喝酒的情景。

他趁着接吻的时候，把含在嘴里的白兰地灌进梓的嘴里。



梓猝不及防，心里着慌，轻轻咳嗽几声，但还是咽下去，接着立刻大口喘气，说是浑身发烧。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与往常相比，今天晚上她格外疯狂。

久我还沉浸在回忆之中，梓看了看手表，嘟囔道：“唉呀，都10点了。”

晚上两人见面的时候不到6点，然后一起吃饭、上床，所以到10点是很自然的事，但久我还是觉得时间尚早。

梓住在世田谷，回去需要半个多小时，估计到家将近11点。

“我现在就叫车。”

“不用了，我到下面去截一辆。”

“还是叫吧，你稍等一会儿。”

两个人已幽会多次，梓对久我的这种好意却还总是先婉言拒绝，不肯痛快地接受。

这固然是她的客气，但从中也透出她凡事都后退一步的魅力。



久我打完电话，说车子10分钟就到，然后走到里屋的书房取来出租车票，只见梓提着手提包站在屋子里。

“坐下呀……”

“车子不是马上就到吗？”

“还有五六分钟哩。”

梓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坐下来，但只是似坐非坐地屁股轻轻落在沙发上。

她总是这样，只要一穿上和服，立刻显示出冷漠疏远神情。

这是因为和服这种服装可以使女人端庄凝重呢，还是因为即将分别时心理准备的流露？

刚才还在床上那样痴态狂迷，一下子变得如此一本正经，男人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这样变幻莫测呢？

久我感到困惑。

他想象着梓的家。他大略知道梓住在世田谷区的深泽附近，道路两旁延伸着茂盛的樱花树，公寓小区的周围十分幽



静，一到夜间，似乎连汽车的声音都听不见。

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特意询问梓的家庭情况，当然梓也没有主动告诉他。但是他知道梓的丈夫是律师，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这是他在与梓接触的过程中逐渐知道的，并非特地了解。

互不打听对方家庭的情况似乎是两人之间的默契，但有时还是难免要想象一番。

梓回到家里，也许她的丈夫正在看电视，或许在外面参加什么聚会还没有回来。梓对他编造什么样的外出理由呢？她的丈夫是如何反应的呢？又是以怎样的目光看着一身整整齐齐和服打扮的妻子的呢？他会感觉到什么吗？

奇怪的是，每当久我想象这些情形时，潜藏的危机感与激烈的兴奋感同时袭上心头。

他一方面祈祷着此事万万不可败露，但同时也做好万一东窗事发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的思想准备。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迸发出火花。

“你想什么啊？”



梓似乎立刻觉察出久我正沉湎在想象之中。

“没想什么，觉得你很漂亮。”

“你不说我也知道。”

“真的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当梓穿好和服准备回去的时候，久我对她燃起新的迷恋之情。这也许可以说是对即将回到自己尚未见过的陌生男人身边的女人的恋恋不舍吧。

“要不你住在这儿吧……”

“这怎么行？”

久我明知梓不能在这里过夜，还是说：“明天早一点回去不就行了。”

“要是这样子，恐怕你不好办吧？”

梓的意思大概是如果走到这一步，那两人的关系就变得进退两难了。

“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他们的幽会多半是久我根据梓便于外出的日子再安排自己的时间。久我是自由职业者，安排时间比梓方便得多。